

林彪选婿

林正义 / 著

真实记录

当今惟一一部描写林彪选婿的
纪实作品

命运之神

文化艺术出版社

林正义／著

命运之神

当今惟一一部描写林彪选婿的纪实作品

林彪选婿
真实记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之神/林正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6

ISBN 7-5039-2356-3

I. 命… II. 林…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7775号

命运之神

——林彪选婿真实记录

著者 林正义

策划 李恩祥 怀一

责任编辑 杨爱伦

封面设计 怀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3年9月北京第1版

200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02千字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ISBN 7-5039-2356-3/I·1080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本书选用的个别图片因故未及知悉有关摄影者,
见书后谨请与本社联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
同时代人和所有渴望人生
机遇的朋友们！

——作者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和提坦女神忒弥斯的女儿摩伊拉，是执掌人类死生祸福的命运之神。

这命运女神有时又是三位一体的形象：她们叫克罗托、拉刻西斯和阿特洛波斯。一位纺织生命之线，一位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一位负责切断这生命之线。

命运之神法力无边，只受万神之父宙斯的主宰。而宙斯却同样无法逃脱爱神阿佛罗狄忒的金箭……

——摘自《希腊神话》读书笔记



“文革”中的辽宁大学中文系教学楼。

写在前面的说明

我同他的关系实在很不一般。

可我们整整有 20 年没见面了。

20 年来，在我们大学同学中间，他已成为地道的传奇人物。

然而历史告诉了我们，这却是个悲剧式的传奇。

他的许多朋友、熟人、师生为他慨叹，为他惋惜，却又为他庆幸。他今天能够站在时代的行列中，同我们一道前行，这不能不说也是个奇迹。

这次我的母校——辽宁大学召集了一个六五届中文系毕业生同学会，我好不容易向上司请准了假，前去参加。倒不是想去凑热闹，主要是听说他这次也应邀前往，为了能够同他见上一面。

见面之后，我的心中有些悲哀。20 年来，我心目中的他，一直是我影集中照片上的形象。潇洒倜傥，风华正茂。那时同学们都管他叫“英俊小生”和“才子”。谁能想到，他的才气和人品，却成了他招灾惹祸之源。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头发已经灰白，额头眼角已经现出几条深深浅浅的皱纹，双眉之间两道刀刻似的纹路使他那张生动的脸呈现出沉思的神色。这些大概都是命运之神——“摩伊

拉”在他脸上雕刻的痕迹。

可他在我们同届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当他一开口，20年前的他又重现了。依然是那带有鼻音共鸣的厚重的男低音，依然是那样热诚直率。他的眼睛似乎更加敏锐，闪射出尚未完全逝去的青春的光彩。

“驸马，讲讲你的奇遇吧！”一个同学说。

我知道这玩笑似的问讯中，包含的绝不仅仅是好奇。

他苦笑了。

“鲁迅先生说过，华盖罩到和尚的头上是成佛作祖之兆，可是罩到普通人的头上就要倒霉。驸马这个称呼，100年前大概是很令人艳美的吧？可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讽。不幸它又像法海的紫金钵一样，曾经悬悬乎乎地罩在我的头上，虽然还没把我装进去，却使我落下了至今难愈的头疼症……”

我不由得想起了他被林彪选婿的种种传闻。

1980年，我听说他在一个工厂里，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恰巧遇到了他所在工厂的一个胖胖的很健谈的年轻女工。我向她打听起他来，那女工立刻眉飞色舞地说：

“对，是在我们厂里。别看他不声不响，谁都知道咱厂有个林彪选的驸马。他刚来厂时，我们这些青年女工轮班跑到他那个车间去看他，嘿，还真挺帅！听说当初林彪拿手枪逼着他，问：‘你干不干，不干毙了你！’他冷笑一声，转身飞起一脚踢掉了林彪手里的枪，大喝一声：‘告诉你，我就是不干！’就这样，他一直被关到林贼爆炸才被放出来……”

我听了这位女工的话，不置可否地一笑。这故事无疑是演义出来的。可看她那认真的神色，她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讲的有多么荒唐和滑稽。我相信事实上不会是那样刀光剑影，但却使我感到了其中的离奇与险恶。从那时起，我就渴望能早日见到他，向他了解这段“奇遇”。

“哎，《大海作证》里不是写你被害死了吗？”又一个同学问他。

“《大海作证》是小说，再说那原型写的也不是我。”他说着又陷入了沉思。

在欢聚的宴会上，在杯觥交错中，在老师和学友们的要求下，他断续地讲了那段离奇经历的几个片断，引起了在座者的惊诧与感叹。我这时突然觉得他年轻起来。按他的经历来说，他似乎脸上应该有更多的皱纹，头发应该全白，甚至腰佝偻下去也不奇怪。他大概感动了或者是征服了“摩伊拉”，使她手下留情了吧？！

晚上，我把他拉到我的屋子，作了一次彻夜长谈。而且在他的允许下，打开了我随身携带的小索尼录音机，从头至尾录了音。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呢？”我问他。

在大学念书时，他就发表过许多作品，听说他现在也还在主编一个什么文学刊物。

“是的，我早就想写。可这几年事情太多，一直未能提笔。你知道，我这个人命途多舛，迭遭厄运，这两年刚刚喘过气来。再说，幸福的回忆使人遐想，而痛苦的回忆却迫人忘却……”

“写出来，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嘛！”

“然而，人生最宝贵年华的经历，不论是甜是苦，是福是祸，都是难以忘却的。何况是在那样的年代……”

“那么，”我鼓起勇气说，“我把你讲的整理出来，替你写成一篇报告文学怎么样？”

“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我自己。”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写吧，对于我们同时代人和今天的青年，这段经历也许还有一点认识价值。”

“原样照搬，不加虚构吗？”

“虚构将失去它的价值。”他严肃地说。“雅克·卢梭在他的《忏悔录》序言中说：‘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这话说得太过了。他能做，为什么后人不能做呢！我倒觉得他的《忏悔录》中也仍然有向人辩解和与人论战的因素。当然他是够坦白的。但是，我将更加坦白。经过近20年的历史沉淀，我已无需什么表白和辩解。从我的这段经历中，你可以看出我的弱点，我的幼稚，我的软弱，当然也可以看出我对人生的思索和理解。我既不是完人，更不是伟人，我无需任何的讳饰。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青年（即便是个大学生吧）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里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如果今天的青年能从中汲取一点人生的营养，那么我也就能从自己的灾难与牺牲中咀嚼出一点人生的回味来。这也许就是你不辞辛苦地将它诉诸笔端公之于众的功劳吧！”

这次分手之后，他又给我寄来了一口袋有关材料，有日记、书信、照片，还有当年参与选他到部队的人10多年前写的证实材料。

从他大学的日记中，我又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另一段人生奇遇——与一个日本姑娘的初恋。我才看清了这两段奇遇对于他的人生道路来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我将他的这些材料和录音反复琢磨后，觉得如果加进虚构的成分

反倒画蛇添足。不过，因为其中涉及面较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将某些人的真名换掉，个别地方略用曲笔。报告文学的“文学”两字也换成“小说”——或者叫纪实小说——并非一味赶时髦，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愿我的朋友和读者对此能加以谅解。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说明 / 7

第一章 天有不测风云 / 1

- 一 辽大校园的不速之客 / 3
- 二 安静的角落 / 7
- 三 年轻助教的失落感 / 14
- 四 生活中降临了什么 / 18
- 五 特别外调 / 25
- 六 父亲当年的机遇 / 32
- 七 奇怪的“考核” / 37
- 八 “灰姑娘”的泪 / 42
- 九 生活转折点 / 52
- 十 人生的扉页 / 55

第二章 扑朔迷离的旅程 / 63

- 一 北京初“审” / 65
- 二 批准“参军” / 71
- 三 “一步登天” / 75
- 四 别了，我的大学 / 78

- 五 风雪松花湖 / 84
- 六 “接见”与“参观” / 89
- 七 夜深人静时 / 97
- 八 车入高墙 / 100
- 九 南下杭州 / 104
- 十 西子湖边的会面 / 107
- 十一 话不投机 / 112
- 十二 说破“机缘”难煞人 / 115

第三章 昨日樱花雨 / 121

- 一 相见时难 / 123
- 二 心有灵犀 / 131
- 三 圣洁之夜 / 136
- 四 东风无力 / 143
- 五 咫尺天涯 / 152
- 六 匆促的离别 / 158

第四章 雾漫悬崖路 / 167

- 一 月朦胧 / 169

- 二 无情的“情书” / 172
- 三 “前景”与“背景” / 175
- 四 “倾谈”和“表态” / 178
- 五 多余的“警告” / 182
- 六 “苏堤决定” / 185
- 七 南昌之行 / 189
- 八 雾锁井冈山 / 194
- 九 八字评价 / 197
- 十 后顾之忧 / 201
- 十一 旅途巧遇 / 204

第五章 无形的锁链 / 207

- 一 三条规定 / 209
- 二 “监护”下的探家 / 213
- 三 “紧箍”尚在 / 217
- 四 政治风云 / 221
- 五 历史的解脱 / 225

后记 / 230

第一章

天有不测风云

一 辽大校园的不速之客

1968年8月，沈阳城盛暑炎炎，燥热异常。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武斗的枪声略有消歇，文斗的喧嚣未曾稍减。虽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两三个月了，但是整个城市仍在不安地躁动之中。沿街柳树，在骄阳下泛着一片灰绿色，高楼上的大标语，沿街的大字报，不时驶过的响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似乎给这盛暑更增添了酷热难耐的气氛。离北陵不远处坐落着一所全省唯一的综合大学——辽宁大学。

尽管校园内绿树成荫，却被“革命的秩序”弄得到处乱纷纷。军宣队进校虽然制止了两派学生的武斗，促成了“大联合”，但辩论、争吵，甚至辱骂仍在继续。大学生发热的脑袋似乎在蒸人的暑气中更难冷静下来。

这天中午，中文系军宣队负责人之一——某部驻军干部处副处长柴浩前正准备找系里两派学生头头谈话，他刚走出军宣队办公所在的图书馆楼，“哧”地一声，一辆浅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停在了面前。他从车牌上的“午”字代号认出了是空军的车子。

车门打开，下来了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黑一白的